

秦汉卷下

韩丛耀 主编

武利华 著

中华国像文化史



送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韩丛耀 主编

中华图像文化史

秦汉卷 下

武利华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图像文化史. 秦汉卷. 下 / 韩丛耀主编; 武利
华著. —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79-0489-2

I. ①中… II. ①韩… ②武… III. ①图象—文化史
—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J5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4269号

中国摄影出版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编委会

主 任: 赵迎新

副主任: 高 扬

委 员: 方 芳 李亚坤 苏振涛 赵迎新 高 扬(按姓氏笔画)

中华图像文化史·秦汉卷 下

主 编: 韩丛耀

作 者: 武利华

出 品 人: 赵迎新

责任编辑: 马 兰

封面设计: 冯 卓

出 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48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com

邮箱: distribution@cpph.com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 开

印 张: 26

字 数: 51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79-0489-2

定 价: 1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CONTENTS

第七章 雕文刻画——汉画像石中的图像	379
第一节 陵墓装饰艺术的新篇章	380
一、画像石的出现与发展	380
二、图像文化视野中的画像石	384
第二节 陵园的护卫者——神道石兽	388
一、石狮	388
二、有翼石兽	389
三、神道石兽的象征意义	400
第三节 陵阙——通往天国的大门	402
一、汉代陵阙概述	402
二、陵阙的象征意义	407
第四节 祭祀之所的祠堂画像	412
一、祠堂与祠堂画像	412
二、画像祠堂的叙事结构	415
三、祠堂的观者	428
第五节 幸福的家园——墓室画像	430
一、画像石槨墓的叙事结构	430
二、石室墓画像的叙事结构——以山东省苍山县元嘉元年墓为例	433
三、地下的“堂”和“室”	441
小 结	444

第八章 土火相成——汉画像砖中的图像	447
第一节 画像砖的分布与传播	448
一、陕西画像砖	448
二、河南画像砖	450
三、四川画像砖	456
四、画像砖的传播路线	460
第二节 汉代画像砖的生产场域	462
一、作坊式的艺术生产	462
二、画像砖的制作工艺	466
三、画像砖的组合与安装	468
第三节 汉画像砖的图像意义	470
一、写实与表意——新野画像砖“戏车图”的图像分析	470
二、生命的崇拜——“男女交媾图”的图像分析	473
三、向“天门”进发——画像砖的组合意境	475
第四节 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图像	480
一、河南地区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图像	480
二、四川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图像	484
三、情节型与偶像型——西王母图像进化过程中的两种构图模式	486
小 结	490
第九章 熔锡铄金——铜镜中的图像	493
第一节 汉代铜镜总体概况	494
一、铜镜图像研究的回顾	494
二、汉代铜镜图像的主要类型	495
三、汉代铜镜图像的分期	496
四、汉代铜镜的图像意义	501

第二节	汉代铜镜中的人物生活图像	504
一、	西汉人物画像镜——故事叙事的先河	504
二、	胡汉战争镜——战争场景的再现	508
三、	伍子胥画像镜——忠臣的故事	511
四、	周公辅成王镜——元圣的故事	513
五、	“贞夫”画像镜——爱情的象征	514
第三节	汉代铜镜中的神秘图像	518
一、	博局镜——宇宙天地的象征	518
二、	博局人物升仙画像镜	521
三、	西王母画像镜	524
第四节	汉代铜镜的生产场域	530
一、	商品化的生产	530
二、	铜镜的作坊生产	534
三、	铜镜的制模与作范	535
四、	幽涑三商——铜镜的铸造	540
小 结		542
第十章	漆木织绣——生活中的图像	545
第一节	漆器工艺与图像装饰	546
一、	独特的漆器文化	546
二、	秦汉漆器上的图像文化	547
三、	漆器绘画的生产场域和技术模态	560
第二节	图像无处不在——其他器物上的图像作品	564
一、	河北定县三盘山汉墓镶嵌铜车饰图像解读	564
二、	江苏连云港海州双龙村西汉彩绘漆尺图像解读	568
三、	汉代的屏风画	572
四、	汉代边塞地区的木版画	575
五、	汉代的漆雕人体经脉图像	577

第三节	服装与饰品的社会风尚	580
	一、尚黄与尚赤——汉代服饰的色彩观	580
	二、高冠博带——汉代服饰中的礼制文化	584
	三、汉代服饰中纹饰的象征意义	589
	小 结	594
第十一章	重轩镂槛——汉代的建筑图像	597
第一节	秦汉建筑图像	598
	一、源于礼制思想的建筑空间布局	598
	二、高台到高层——观念对建筑形式的影响	606
	三、水榭与园林——秦汉建筑的美学观	612
第二节	汉代建筑的装饰符号	616
	一、斗拱——承天接地的象征	616
	二、如鸟斯革——屋脊上的装饰	619
第三节	椽檐遗珍——秦汉瓦当图像	626
	一、金石学下的瓦当图像	626
	二、瓦当上的图像文化	629
	小 结	640
第十二章	黄老浮图——汉代的宗教图像	643
第一节	道教图像	644
	一、汉代道教的神仙图牒	644
	二、由仙到鬼——泰山地狱的形成	650
	三、道教的符箓图	652
	四、汉代道教的神蹻	656
	五、汉代图像中的道士形象	658
第二节	佛教图像	662
	一、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	662

二、佛教画像的图像志	664
三、佛教画像题材的图像学意义	679
第三节 汉代民间宗教信仰图像	682
一、汉代的民间宗教	682
二、民间信仰的图像志	684
三、民间宗教信仰图像的意义	696
小 结	699
第十三章 异域风情——少数民族与外来文化图像	701
第一节 北方草原文化的野兽纹图像	702
一、独特艺术风格的野兽纹	702
二、野兽纹对汉代图像艺术的影响	706
第二节 西域文化的交流	714
一、西域的开通	714
二、新鲜图样的引入	717
三、西方建筑艺术的影响	722
第三节 西南夷古滇国的图像	736
一、神秘的王国	736
二、叙事性的图像	738
三、传播与图像	745
小 结	754
结束语	756
参考文献	768
后 记	784



第七章 雕文刻画——汉画像石中的图像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用以装饰陵墓的建筑装饰材料，从图像学的角度而言，汉画像石不只是平面的装饰，它还包括了神道两侧的大型石雕、陵阙、祠堂、墓室组成的完整的陵寝，构成了完备的陵寝制度。

汉画像石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序言中说：“除了古人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地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¹汉画像石是汉代社会的图像式百科全书，对于复原汉代历史的真实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1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页。

第一节 陵墓装饰艺术的新篇章

一、画像石的出现与发展

先秦时期，人们营建墓室的主要材料是木头，墓葬的装饰主要是以彩绘的方式或是在棺槨上覆盖丝帛一类的帛画。到了汉代，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炼钢技术的提高，人们终于发现可以取之不尽，而且更为永恒的建筑材料——石材。“石头作为一种特殊建筑材料的‘发现’，预示着一种心理层面的实质性变化，意味着在礼器经历数千年优胜地位之后，一个纪念性建筑时代的到来。”²

使用石材营建墓室一直是古人的向往，春秋时期宋国大司马桓魋就曾想用石材建造自己的墓室，结果是“三年不成”（《礼记·檀弓上》）。到了汉代，这种以石为永恒家园的希望成为现实，汉文帝面对自己在长安东南的霸陵发出感叹：“嗟乎，以北山石为槨，用紵絮断陈，蓂漆其闲，岂可动哉！”³以石为槨，改变的不仅是墓葬的形制，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图像媒材的出现，这种雕刻图像的石材被称为汉画像石，刻有画像的墓室被称为汉画像石墓，刻有画像的祠堂被称为画像石祠堂。

汉画像石最初出现在墓室中的局部雕刻上，河南商丘市永城县的梁王（后）墓内，就发现在墓室厕间的角踏上，两处都有刻有常青树和玉璧。在梁王墓厕间的右脚踏板上，并列刻三棵常青树，上面站立一只凤鸟，下面的画面以三角纹和菱形纹作为边框，画面中心刻两只玉璧以绶带作为装饰（图7-1-1），这座墓的时代为公元前130年前后。1992年，江苏省徐州市韩山发现西汉竖穴岩墓两座，M1当时仅清理了墓室部分，并发表了简报⁴。2005年清理了竖穴墓道部分，在墓室墓门的外侧发现了两块画像石。墓门高1.7米，东侧门扉宽0.8米、西侧门扉宽0.74米，门扉厚20厘米。两块墓门上的画像图案相同，中间刻常青树，树顶立一只鸟，翘吻，作鸣叫状，树下悬挂两只对称的玉璧（图7-1-2）。这座墓的时代定在了西汉早期，约在文景时期。1993年12月，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官山乡豆山山顶发现一座竖穴岩墓，墓室残长3.6米、宽2.4米，墓深4.7米。在墓

2 [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

3 （汉）司马迁：《史记·张敖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53页。

4 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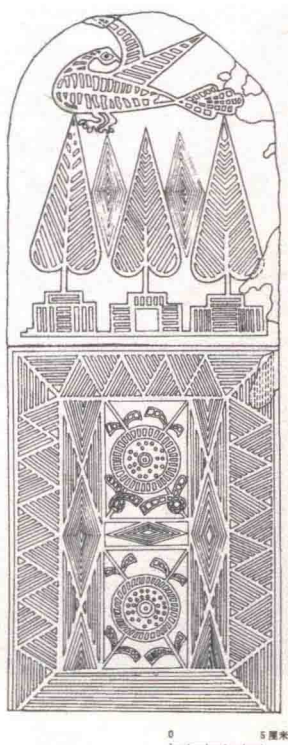


图7-1-1 河南永城县柿园汉墓中的画像石



图7-1-2 江苏省徐州市韩山西汉竖穴岩墓中的画像石

室南壁距墓口1.2米，距西壁0.5米处，刻有一组线刻画像，画面内容为两株大树与玉璧，根据出土文物及墓葬结构，该墓的时代为西汉武帝之前⁵。从以上的考古资料来看，画像石与画像石墓不是一个概念，当在墓室中用石刻画像的方式进行装饰的时候，才是真正意义的画像石墓。

西汉早期，在鲁南苏北地区流行的石椁墓上面，出现了雕刻简单的装饰纹饰，这些纹饰以三角纹、飞鸟、常青树、圆形玉璧为主，图案虽然简单，却极具象征意义，开创了墓室装饰的新局面，这种刻在石椁墓四壁的墓葬形式，被称为画像石椁墓。山东临沂庆云山M1⁶、山东枣庄小山M1⁷是目前已知最早画像石椁墓。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西汉王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西汉中期以后，绘画、雕塑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在石雕艺术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代表作品有陕西长安常家庄遗存的牵牛石雕和斗门镇遗存的织女石像（前120），陕西省兴平县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画像石在继承西汉早期的画像石椁墓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画像题材上，除了保留早期的凤鸟、常青树、玉璧等画像内容外，新出现了与现实生活更为密切的府宅建筑、车马人物等内容。画像石分布的区域也在扩大，除了鲁南、苏北以

5 武利华、全泽荣等：《睢宁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年。

6 临沂市博物馆：《临沂的西汉瓮棺、砖棺、石棺墓》，《文物》1988年第10期。

7 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枣庄小山西汉画像石墓》，《文物》1997年第12期。



图7-1-3 河南南阳冯君孺人画像石室墓中的画像

外，河南南阳也出现了画像石墓。在墓葬形式上，打破了单一的画像石槨墓，新出现了画像石室墓；雕刻技法上也比较成熟，出现了浅浮雕的雕刻方法。

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画像石墓已经十分流行，并且出现了陵墓上的地面建筑祠堂。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祠堂是出土于山东省汶上县的路公祠堂，时代是王莽天凤三年（16），画像石上面的铭文为：“……天凤三年立食堂，路公治严氏春秋……”⁸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画像石墓是河南省南阳冯君孺人画像石室墓（图7-1-3），墓中的题记为“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18）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⁹。这一时期画像的题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现实生活的牛耕、庖厨、宴饮、车马、乐舞、杂技、六博、胡汉战争、比武、斗腕等，到神仙世界的西王母、东王公、众神灵及升仙图，再到历史故事的“伯乐相马”“骊姬置毒”“二桃杀三士”“泗水取鼎”“孔子见老子”“豫让二刺赵襄子”“管仲射小白”“周公辅成王”“狗咬赵盾”等，作者在对现实生活进行仔细观察后，发挥最大的想象能力，创作出以往未曾见到的艺术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画像石的载体从单纯的墓葬装饰，扩大到地

8 傅惜华：《汉代画像石全集》初编，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0年，图129。

9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都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面祠堂建筑；雕刻技法也呈现出多样化，阴线刻、浅浮雕等多种雕刻技艺日趋成熟。这些为东汉时期汉画像石的盛行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政权的建立除了政治制度的变化以外，祭祀礼仪制度也有新的增添。公元58年，汉明帝颁布的“上陵礼”，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一改“陵旁立庙”的传统，明确了将上墓、祭祀祠堂的方法扩大并且搬到陵园内来进行，使得陵园的地面部分不断扩大，于是形成了以神道列兽、石阙、石碑、祠堂为组合的陵园制度。作为礼仪制度下的画像石艺术，出现了大的繁荣。在墓葬形式上是石槨墓向石室墓的转变阶段，画像祠堂在鲁南苏北一带十分流行，仅有明确纪年的画像祠堂就有江苏徐州东沿村永平四年（61）石祠画像石、江苏徐州东沿村元和三年（86）石祠画像石、山东肥城西里村永平十六年（73）石祠画像石、山东栾镇村建初八年（83）石祠画像石等，著名的山东省长清县孝堂山祠堂建于公元76年至88年之间。由于陵园制度的确定，画像石阙开始出现，画像石阙是建立在陵园入口处的标志建筑，这一时期的画像石阙有元和二年（85）的山东莒南孙氏石阙、元和三年（86）的山东平邑皇圣卿画像石阙、章和元年（87）的山东平邑功曹阙。

东汉早期，神道石雕已经出现，雕刻技艺相当成熟。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原陵前神道旁竖立有石象、石马等石刻群，在距原陵南1000米处（河南孟津油坊村）发现的大型石雕有翼神兽证实了酈道元记载的真实性。公元58年，在河南沁阳王曲乡，东汉中兴名将、高密侯邓禹墓前也放置了有翼石兽。公元90年，中山简王焉墓前“采涿郡山石以树坟茔。陵隧碑兽，并出此山”，山有所遗二石虎，酈道元还亲眼见过。

东汉早期，画像石传播的场域已经不再仅限于鲁南、苏北、河南南阳一带，在四川地区开始出现画像崖墓和画像石棺，四川乐山肖坝黄沙湾口29号墓的墓门棺室右侧就有“永平元年”（58）的题记¹⁰，虽然该墓并没有画像雕刻，但可以佐证四川地区的崖墓画像在东汉早期就开始出现了。东汉时期在四川一带流行的画像石阙也是在东汉早期出现的，四川梓潼县长卿镇李业阙，就是建于东汉初年（36）¹¹。

公元88年，汉和帝刘肇继位，标志着历史进入了东汉中期。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和谶纬迷信的泛滥，墓室装饰极为流行。这一时期的绘画与雕塑艺术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这一时期中外文

10 唐长寿：《岷江流域汉画像崖墓分期及其它》，《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

11 《后汉书·李业传》记载：李业，字巨游，梓潼人。西汉末年举明经、除为郎。新莽时举孝廉方正，不就。公孙述据蜀，累聘出仕，业抗拒不从，为述所酖。建武十二年灭述，旌表其闾。

化交流不断加强，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的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汉朝，对画像石的题材与雕刻风格也有很大的影响，从东汉中期一直到东汉晚期，汉画像石艺术发展到鼎盛的阶段。

东汉中期以后，画像石的传播场域已经非常大，东起江苏连云港海滨，西到甘肃、四川一线，北至陕西榆林、北京，南到浙江海宁、云南昭通。在如此广袤的分布范围内，形成了五个集中分布区，第一个分布区是山东省全境、江苏省北部、安徽省北部、河南省东部地区，以鲁南苏北为主；第二个分布区是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地区，以河南南阳、湖北襄樊为主；第三个分布区是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地区，以陕西绥德、米脂、榆林、山西离石为主；第四个分布区是四川省和云南省北部地区，以成都、彭山、乐山等地为主；第五个分布区是河南省洛阳市周围地区，主要发现地点有洛阳市、密县、登封等。

东汉中期以后，由于陵园制度的日益完善，画像石的雕刻已经与建筑完全融为一体，成为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画像石雕刻在石阙周身、祠堂四壁和墓室当中，形成了石阙画像、祠堂画像和墓室画像三种基本类型。

二、图像文化视野中的画像石

汉画像石是以“图像”构成的，研究汉画像石的目的就是探究这些图像的历史含义。美国艺术史学者克莱因鲍尔（W.E.Kleinbauer）对图像学的定义是，“对视觉艺术的历史探究即图像学”，图像学的方法研究特别适用于汉画像石研究。潘诺夫斯基将他的图像学方法描述为三个层次：第一，前图像志的描述，主要是关注艺术的形式要素；第二，有关主题的图像志分析，“图像志就是对各种形象的描述和分类”；第三，图像学分析或图像学阐释，以表明相关作品是如何构成创作其中的文化的一部分，指向图像的深层意义世界。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三个层次理论“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与文化艺术学的范式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¹²。图像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以图证史”，“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¹³这与陈寅恪以诗证史、以诗说史或诗史互证的方法，以及“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¹⁴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二重证据法，是不谋而合的。

汉画像石研究经历过金石学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属于“前图像志描述”，研究方法“大约不出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¹⁵。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在《金石录》中，第一次记载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及榜题，如卷十九“武氏石室画像”条云：“右汉武氏石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皆在今济

- 12 朱存明：《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3页。
- 13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 14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24页。
- 15 朱剑心：《金石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20页。

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辞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¹⁶真正意义上的汉画像石著述，始于南宋洪适的《隶释》及其序篇《隶续》。《隶续》对鲁峻画像石有这样的文字描述：“有鲁峻石壁残画像：二石，并广三尺、高二尺。……此石上下三横，首行一榜云：祠南郊从大驾出时。次有大车、鲜明骑，小吏骑，凡十六榜。大车之上一榜三字，似是校尉骑字。车前两旁鲜明八骑，步与中者四人。”¹⁷进入清代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金石学也走向复兴之路，这为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乾隆五十一年（1786）和乾隆五十四年（1789），金石学家黄易和李克正分别对已被洪水淤积湮埋达数百年之久的武氏祠石刻群进行了发掘，使这批久负盛名的石刻画像重见天日，在学术界再次激起了著录和研究汉画像石的热潮。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有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王昶的《金石萃编》、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毕沅和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冯云鹏和冯云鹛兄弟的《金石索》、瞿中溶的《汉武梁祠画像考》、方朔的《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刘喜海的《金石苑》、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端方的《陶斋藏石记》等。金石学对汉画像石的著录，不仅积累保存了许多汉画像石资料，而且对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有开创之功。由于受到时代和方法的限制，金石学著录的是地面上散存的石祠、碑、阙上的画像，关注的是单一画面的图像，未能对汉画像石作全面的考察，其著录和研究内容多偏重于榜题文字，对大量无标题的画像则不甚注意，另外对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艺术风格都未曾涉及。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汉画像石进入了考古学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类似于图像志分析阶段，以科学的发掘和系统的整理为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汉画像石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在中国，“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的领域，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¹⁸。在考古学研究阶段，汉画像石的积累进入到以科学发掘为手段的时期。1952年，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茅村乡发现汉画像石墓，山东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亲自前往发掘，并第一次发表了清理发掘报告。1954年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大型汉画像石墓发掘后不久，就整理出版了《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¹⁹，使汉画像石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越来越成为汉代考古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发掘了山东安丘牟山、福山东留公村、章丘普集镇、临沂庆云山、平阴新屯，江苏睢宁九女墩、铜山的洪楼和茅村、东海昌黎水库、徐州万寨、沛县栖山、连云港锦屏山桃花涧，河南夏邑吴庄，安徽定远坝王庄等地的多座汉画像石墓；在河南南阳地区，发掘了杨官寺、七里园、襄城茨沟、当阳刘家冢子，邓县长冢店，南阳军帐营、石桥、王寨，唐河电厂、针织厂，方城东关等重要汉画像石墓；在

16 （宋）赵明诚：《宋本金石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7 （宋）洪适：《隶释·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33页。

18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9 曾昭燏、蒋宝德、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四川的重庆、合川、宜宾、乐山、新津、彭山、成都等地，也调查发掘了相当数量的汉画像崖墓和汉画像石墓，出土了一些有价值的画像石棺；在陕北的绥德、米脂、榆林等地，新发现了一大批汉画像石墓，证明了这里是汉画像石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在这一阶段，基本完成了汉画像石的考古学分期、画像石的分布、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方面的认识。

在图像志研究阶段，图像的科学整理和资料的公开发表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汉画像石资料的出版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汉画像石的发掘报告和简报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各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区都出版了印制精美的汉画像石图录，对重要的画像石墓葬、祠堂、石阙也都出版了专集。在中国美术史分类研究中，可以说汉画像石出版的专题图录、学术专著、学术论文数量最多。根据2011年出版的《汉画文献集成目录索引》统计的数字，公开发表的画像石墓（祠）的发掘报告约有239座，其中河南60余座，山东70余座，江苏40余座，安徽6座，四川30余座，陕西19座，其他省份14座。中国汉画学会是以研究汉画像石为主的学术团体，自1989年至2015年，已经召开了15届年会，发表了会议论文近千篇。2000年，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大型专题图录《中国画像石全集》8卷，收录了图像2000余幅。2012年，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编辑的《汉画总录》陕北卷已经出版了10卷²⁰，其他各省卷亦将陆续出版。在金石学研究阶段，许多图版是临摹，已经失去了原作的真实性，当有了照相术后，一些原石或原拓的视觉图像便能较好地被机械复制并广为流传。现在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使用，图像直接被海量地存储到数据库中，使研究更加方便快捷。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汉画像石研究已经进入了综合研究阶段，人们更重视“图像证史”的功能，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进行图像学分析或图像学阐释。图像学在艺术史中是一种重要的解读图像的研究方法。就历史学的范畴而言，尽管我们已拥有堪称浩瀚的历史文献，然而这些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却仍然不能涵盖历史的各个方面。显然，历史研究的史源是有待不断探索与开发的。陈寅恪先生曾开辟了“诗文证史”的史学研究道路。如今，考古发现大量的汉画像石图像，又为我们通向“图像证史”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能。汉画像石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序言中说：“除了古人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地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²¹

汉画像石作为一种历史遗迹，它既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由观念、信仰等各种文化因素混合而成的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反映。汉

20 康兰英、朱青生：《汉画总录》（1—10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1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页。